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三十八

目錄

宮內忿爭

護軍在禁地鬪毆改發新疆當差

在卡門外索欠用尖鎗傷人

卡門以內因病用刀自傷

西安門內因病自行刃傷

[illegible]亭護軍故自傷殘圖賴

昭德門護軍互毆

西南門侍衛揪毆副參領

造辦處步甲用磁片傷人

宗室覺羅以上親被毆

誤傷宗室之妻毆傷覺羅之妻

旗人覺羅在酒肆互毆

宗室覺羅互相鬬毆

應弁誤鎖宗室捏供撕毀頂帽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

書役挾制本官糾眾進署滋鬧

縴夫刃傷押運千總

步甲怙惡兇毆本官永遠枷號

步甲不服約束毆傷本官

步甲毆本管步軍校未成傷

兵丁妒姦故殺本官

捕盜兵丁刃傷外委

衙役鬬毆誤傷典史打落頂帽

吏卒傷害本官分別情節科斷

鄉約演戲不服查禁毆傷典史

一 被災求糧與同府署撕毆知府
一 把總不守官廳被兵謀殺未死
刃傷本官燬起一時並非挾讐
典史自取侮辱營兵忿激糾毆
一 賭犯邂逅抗拒尚非有心殺官
抗拿扭結巡檢尚未逞兇傷官
部民不服彈壓打毀通判官轎
一 涉訟被責不甘拾磚擲傷知縣
因馬被趕驚跑扭撕一品大員

因被僕打還傷五品命婦
生員毆傷教官比照毆受業師
武生被責起意入學將毆傷教官
生員被責糾衆喧嚷頂撞知縣
聚賭被詐將外委割辮誣姦
貢生擅搠公案撕破公服
黑夜貼符被拏毆傷本管典史
免死減軍之犯誤傷典史
王府厨役刃傷管理候房護衛

竊賊被拿刃傷兵丁拒傷外委

匠士毆傷本管佐貳抽風身死

上司官與統轄官相毆

職官負欠互相毆傷

拒毆追攝人

武舉率子捆縛糧差咆哮公堂

毆傷糧差復咆哮公堂

糧差毀比勢兇向索毆傷糧差

欠糧拘比致被差役毆傷身死

毆受業師

俗人違例收徒殺傷應同凡論

僧被伊師毆打情急致自傷殘

道士因徒遊蕩責撻將徒毆死

匠藝因徒行竊錢文將徒毆死

弟子刃傷僧師情節支離駁審

威力制縛人

謀毆當場喝令即屬主使毆打

首犯有威可畏從犯不得不從

令人捉綁役目割其腳筋身死

威力主使而下手者亦欲毆打

佃戶欠租威力制縛拷打致死

因人辮斷捆縛咽喉腫痛身死

捆縛解放之後踢傷致命身死

下手之犯監斃首犯未便減等

挾嫌拒人斷鎖物係非傷差役

父子採瞎人眼睛抽風身死

共毆成為身死從犯傷輕擬徒

刑案匯覽卷三十八目錄終

護軍在禁地鬬毆發新疆當差

刑案匯覽卷三十八

宮內忿爭

湖廣司　查當差各項人役在圓明園大宮門大東大西大北等門圍牆以內金刃傷人者發伊犁爲奴一條前於調劑新疆遣犯奏明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其八旗正身發遣烏魯木齊等處者俱當差一條並未議改則正身旗人從重擬發之犯自應照前發遣此案伊仁布係已革護軍因在

在朱門外索欠用虎鎗傷人

圓明園內圍牆以外揪傷同旗護軍懷唐阿胥發平復照兇徒因事忿爭毀敗人陰陽者發近邊充軍因係護軍在附近禁地推擬遣兒從重發新疆充當苦差與常人不同未便改回內地充軍應仍發新疆當差俟軍務完竣再行起解

道光七年現審案說帖

河南司

奏司繼塔那保派往防閩向慶福索討賭欠央緩爭鬧塔那保順用虎鎗扎傷慶福係在熱河距

一行宮二里應照卡門以外依常律辦理虎鎗兜器無

與將塔那保革去司鑰依兇器傷人例擬罪因爭討

賭欠於

行宮地方逞兇應遵

旨加等發邊遠充軍係旗人實發駐防當差奏

上諭塔那保著再加枷號兩個月發往烏魯木齊欽此

嘉慶二十二年案

卡門以內因病用刀自傷

領侍衛內大臣　奏二等侍衛和敏隨

園至熱河因患痰氣病症在寓所用刀自戕其犯事地

方距

宮門半里之外惟該犯係隨扈人員輒因病氣忿用刀

自行抹傷未便僅照故自傷殘擬杖和敏應比照

行營地方卡門以內金刀自傷例杖一百徒三年係旗

人照例折枷鞭責發落嘉慶二十二年江西司案

西安門內因病自行刃傷

景山值班大臣　咨送護軍傻克精額素有氣逆心迷

病症在

西安門內

景山圍墻以外值班因同班護軍舒明哲與伊造飯不

箭亭護軍故自傷殘圖賴

好出言村斥氣忿病發自行投禍按不時在該處犯

請照常例止杖八十惟現在

景山係切近

觀德殿較常尤為應嚴應酌照違

制律杖一百　嘉慶二十五年陝西司現審案

安徽司　奏護軍烏勒希春在

紫禁城內

箭亭該班該犯輒因買物之便在外沽飲回至該班處

所恃醉頭罵復因同班護軍徐興該管參領輒敢頂

昭德門護軍互毆

將茶椀自行劃傷頭顱誣賴應比照當差人役在
紫禁城內金刃自傷擬流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惟在
禁地該班處所倚醉喧鬧未便折枷致滋輕縱應從重
發駐防當差奏
旨著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青州駐防當差欽此
嘉慶二十二年現審案
護軍統領　奏護軍賽沙布與護軍海昌同在
昭德門該班賽沙布因聞該管值班大臣查差誤將海

西南門侍衛拔
毆副參領

昌維帽戲上因被海昌討取普罵將海昌毆傷賽沙
布應革去護軍依常人在
紫禁城內鬪毆手足傷人例擬流係旗人發駐防管塋
仍先加枷號海昌並不善爲討取輒向詈罵迨被賽
沙布毆打下復用拳回毆雖驗明賽沙布尚無被毆
傷痕未便以毆人不成傷擬笞海昌應照違
制律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 嘉慶二十五年安徽司現審案
貴州司 奏侍衛達靈阿奏派
西南門管門差使輒於不應進

內之時不服攔阻倚醉吵罵將副參領揪扭撕破衣服尚未成傷應將達靈阿比照在圓明園大宮門等門以外手足傷人例杖一百徒三年從重發往伊犁當差仍先行枷號滿日發配

嘉慶二十二年現審案

造辦處步甲用磁片傷人

提督　咨送步甲廣福在西華門內造辦處該班係屬禁城重地用磁片將薩凌阿毆傷應照紫禁城內各處當差人等他物毆人者杖一百流三千

罪枷號三個月係旗人流罪折枷共枷號五個月減

凌河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

嘉慶二十五年浙江司現審案

誤傷宗室之妻
毆傷覺羅之妻

宗室覺羅以上親被毆

貴州司　咨辦王貴用刀砍傷王明剛並誤傷已故宗室瑞升之妻伊氏各平復一案該司以伊氏係宗室之妻雖非宗室究與平民有別將王貴等依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律上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係旗人照例折枷等因查宗室覺羅被毆雖無傷杖六十徒一年折傷以上加凡鬬二等自較凡人鬬毆爲重至毆傷及刃傷宗室覺羅之妻律例並無加等明文檢查嘉慶二十年山東司咨辦王會見因踢何

奉天司　盛京刑部題民人吳銘太故殺宗室雙成身死將吳銘太仍照毆死宗室律擬斬監候嘉慶二十五年案

奉天司 盛京
刑部咨宗室吉
康酒後毆傷本
管族長紹昌與
毆首領官無異
將吉康比照宗
室毆首領官律
擬徒照擬十九
年案

加入覺羅在酒
肆互毆

胡氏擬徒折枷號九十日該犯旋因患病疎枷交旗領回調治復以口角細故兩次將已故覺羅嵩德之妻關氏毆傷聲明並無加等例案可援將吉會見照不應重杖酌加枷號兩個月並未明言加等此外亦無似此成案查此案王吉所毆係宗室之妻與宗室有間且係誤傷較之山東司王會見一案情節尚輕似可仍科以凡鬬刃傷杖徒本罪折枷加等

道光十一年現審案說帖

提督 咨送吉祥與覺羅海明西拉布互相毆一

宗室覺羅互相鬬毆

聽弁誣訛宗室捏供撕毀頂帽

案查海勇西拉布身係覺羅輒入酒肆與人爭鬬未便僅擬鞭笞均照遵例律杖一百吉爾仍依凡鬬律擬笞嘉慶十八年湖廣司現審案

提督咨送宗室金策與覺羅與安互毆成傷例無明文應照凡鬬定擬金策與安均依手足毆人成傷律笞三十道光二年浙江司現審案

山西司查律載軍民吏卒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八十徒二年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毆傷五品以上官者減二等又品級同自相毆者同凡鬬論又職

獄官於因之不應鎖而鎖者杖六十各等語此案宗
室瑞林因遺失烟壺在街嚷罵步軍校聯喜斥其不
應當街嚷鬧瑞林不服詈罵聯喜飭令領催幅兒等
將其捆縛瑞林掙扎致在門框撞傷頭顱並稱伊係
宗室不應捆縛聯喜因其並未戴頂繫帶疑係假冒
飭令步甲得安將其鎖送瑞林用腳掙扎致將熙臘
門蹬傷熙臘喜隨將瑞林解至步軍統領衙門瑞林捏
稱聯喜將伊毆傷聯喜亦稱官廳門被瑞林拔毀
並瑞林將其衣帽撕採等情經步軍統領衙門奏明

奏

旨瑞林著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審訊當經本部會同貴府審悉各情取定紅供將瑞林擬以不應重律杖八十聯吉擬以不應輕律笞四十咨照在案嗣據片稱聯吉裝點被毀衣帽及捏稱拔壞門窗與伊清阿誣賴宗室榮贊一案情節不甚懸殊等因當經本部查案咨覆茲復據片稱毆五品以上官者律有專條又帽頂係

國家名器亦非平人尋常器物可比再查成案凡宗室

扳損官廳者刑部均照拆毀申明亭律辦理他人誣人扳損官廳罪名不應獨輕況瑞林並無別項不法既口稱身係宗室聯蒔復令兵將伊鎖上實是不應鎖而鎖者僅擬以不應輕似屬寬縱等因查控訴之案應否坐誣總以所控各情是否平空捏指爲斷今聯蒔指稱瑞林扳壞官廳門隔如果門隔並無損壞而聯蒔裝點損壞情形誣爲瑞林逞忿拆毀則陷人以毀法之罪自應反坐以誣告之條乃查閱該員到案原供僅稱官廳門隔亦被扳壞並無係瑞林逞忿

拆毀之言現在查驗該廳門扇又實被瑞林蹬損與
扳壞情事略同是該員所供實屬有因並非平空揑
指銜情定斷非特不能將該員依誣告拆毀東明亭
律反坐擬徒並不能將該員依誣告損壞官屋律反
坐擬杖至該員所稱瑞林向伊揪毆並將伊衣服撕
破頂帽採搓各情雖係虛誣惟毆非本管五品以
上官未傷律內並無加重明文况該員係五品職官
瑞林亦係四品宗室設使揪毆屬實不過照手足毆
人不成傷律擬以笞二十頂帽因係

國家名器銷通查律例並無棄毀者應加等治罪之條設使損壞實亦不過照棄毀器物律擬以杖六十今該宗室既經問擬杖八十是該員所誣各情在該宗室均屬輕罪不議即不能科該員以誣告加等之條若律稱不應鎖而鎖杖六十係指職獄之官倚法虐民者而言今聯壽誤將宗室瑞林鎖送本部因其並非職獄之官與不應鎖而鎖之律不甚脗合是以酌照不應輕律定擬惟現據貴府往復咨商本部未便仍執原議應即從重比律科斷聯壽應比照職獄

官於囚之不應鎖而鎖杖六十律杖六十其本部從前咨送原稿間有未盡周密之處既經貴府簽商亦應附擬詳細改定相應咨覆貴府並將本部擬定奏稿咨送標籤俟畫齊之日送回本部定期會奏

道光十二年說帖

書役挾制本官
糾衆進署滋鬧

直入衙署吵鬧
公館咆哮公堂
逃訴係有案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

安撫　題書識韓可訓挾嫌主使差役劉明糾衆赴署滋鬧挾制本官一案查韓可訓係主簿衙門字識挾本官將伊父子責懲之嫌因該主簿將差役劉明姦拐之趙楊氏掌責主使劉明糾邀劉忠王樂前方相幫劉明攜帶木棍餘俱徒手前方因懼走回韓可訓往署外等候劉明等三人赴至大堂喊鬧劉明推翻公案直將房門打毀經該主簿傷令家丁拿究始行逃出該犯韓可訓劉明均係主簿衙門書役膽敢

衙役挾制本官
唆眾罷考案哉
公事照行稽查
條

糾眾閧堂推翻公案打毀屏門責毆目無法紀惟查例內刁民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借事罷考罷市擅自聚眾至四五十人倘無閧堂塞署並未毆官照光棍例為首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候如閧堂塞署逞兇毆官為首斬梟其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斬決必須聚眾至四五十人方坐今該犯等雖進署閧鬧而首夥僅止三人既非聚眾至四五十人又未逞兇毆官自未便科以閧堂塞署之條至書吏李懷挾私圖逞身閧堂毆傷本官者為首照光棍例

縱夫刀傷河道千總

斬決為從下手絞候此條亦重在毆傷本官其但係懐挾私讐挺身鬬毆而並未毆傷本官例無作何治罪明文若此照刁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罪止近邊充軍書役又與平民不同鬬毆擬將亦較僅止直入衙門挾制官吏為重該省以韓可訓起意主使劉明聽從糾約服罪惟均將該犯比照吏卒懐挾私讐挺身鬬毆已傷本官於斬決例上量減擬流加重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尙屬允協似應照覆　道光四年說帖

東撫　咨外結徒犯張丑見充當縴夫並不慎重謹

步甲怙惡兇毆
本官永遠枷號

玉斷繩五根乃因被外委用言申斥輒敢不服分辯迨經該千總飭令退緊揪繩將其往前一推復敢持刀招架致將該千總右額角劃傷實屬不法例無舵夫刃傷運官治罪明文惟受雇舵即與吏卒無異漕委運弁均有約束之責將張丑兒比照吏卒毆六品以下長官減五品以上罪三等律於毆五品以上長官折傷者絞罪上減三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再加枷號兩個月　道光二年案

提督　咨步甲婁桂毆傷本管步軍校佘隆阿一案

緣凌桂係廂紅旗滿洲另戶步甲先於嘉慶十二年
因毆死伊妻胡氏擬絞監候十四年遇
赦減流折枷鞭責十五年挑充步甲在宣武門當差與本
管官步軍校柰隆阿素無嫌隙柰隆阿在堆撥該班
食飯遇有剩菜常給凌桂本年六月凌桂與人醉鬧
經步軍統領衙門訊明責釋七月初六日凌桂下班
從外飲醉回至堆撥見柰隆阿正在食飯向索剩菜
欲去再飲柰隆阿回覆無菜並斥其不應如此大醉
逐令出屋凌桂因給伊無顏即以柰隆阿平日該班

時刻不離要伊等伺候今日下班乘空要茶喫酒就
不肯分給如此薄情即將你打死看有何罪之語順
撿佘隆阿嗔其酗鬧當向吆喝淩桂走攏將佘隆阿
髮辮揪住順拾磚塊擲傷佘隆阿額顱偏左並撲傷
左眼眶嘴唇佘隆阿用手抵格致將淩桂右眼眶打
傷淩桂見佘隆阿受傷心生畏懼當即鬆手聲稱佘
隆阿受不起打自行走回於經奏交　臣部審供不諱
臣等以淩桂因索餘茶不給細故何至輒行毆打且
既稱將其打死看有何罪顯係挾嫌有心欲斃其命

嚴加刑詰據姿桂供稱佘隆阿平日待伊甚好並無嫌隙所稱將其打死看有何罪原是乘醉混說如果要將他打死豈肯自行說出只求詳情質之佘隆阿亦供姿桂平時與伊素無嫌隙斷不致有將伊打死情事等語是姿桂尚非挾嫌謀毆似屬可信此案姿桂先因毆死伊妻擬絞減流折枷已屬倖邀寬典嗣復挑充步甲醉後與人鬪毆滋事經官責釋之後不知改悔今復乘醉將本管五品官步軍校佘隆阿毆傷雖嚴訊並無挾嫌蓄謀情事實屬屢次酗酒恃惡

枷徒被拿拒傷該管汛地把總照毆本管官例擬決湖北咨更竊案賊非人拒捕條

武長官

不悛若僅按軍士毆傷五品長官本例擬流二千里

實屬輕縱凌桂應依旗人屢次酗酒滋事怙惡不悛

例發黑龍江充當苦差該犯前因毆死伊妻擬絞援

減今又乘醉逞兇毆傷本管官情殊可惡惟業經擬

遣加不至死應先於犯事官廳前加枷枷號三個月以

不懲創等因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奉

旨步甲凌桂先因毆死伊妻擬絞援減今又乘醉逞兇毆

傷本管官情殊兇橫該部擬以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先

枷號三個月尚不足示懲凌桂著永遠枷號常川遊示

步甲不服約束毆傷本官

九門徼衆嗣後步甲內有怙惡不悛逞兇毆本管官者即照此例辦理欽此　江蘇司現審案通行

湖廣司　奏步甲舒成在官廳嚷鬧經該管步軍校立柱欲將舒成鞭責舒成之母舅趙三幫同分辯立柱向伊村斥趙三與舒成同將立柱毆踢成傷該二犯厥罪惟均若僅照律擬流不足示懲俱請發往黑龍江爲奴奉

旨趙三首先肆橫實屬藐法趙三著加枷號三個月遊示各旗滿日發往黑龍江舒成著即發遣等因欽此

步甲毆本管步軍校未成傷

嘉慶二十四年現審案

提督　奏送步甲吉幅保先因刃傷人擬徒遇赦減杖鞭責發落嗣挑充步甲誤差被本管步軍校革退該犯理論被斥輒向揪扭並未成傷核與十九年凌柱毆傷本管官之案情節稍輕惟該犯先因刃傷擬徒援減茲復毆及本管官若僅照毆官本律擬徒不足示懲應從重發往駐防當差

道光元年福建司現審案

兵丁妒姦故殺本官

貴撫　題兵丁楊幗俊妒姦故殺本管把總一案奉旨此案兵丁楊幗俊因妒姦故殺本管把總李定祥身死

刑部以李定祥自取陵辱應同凡論將楊幗俊問擬斬候具題朕詳核案情楊幗俊李定祥先後與楊吳氏姦好是晚楊幗俊正在楊吳氏家姦宿適李定祥潛往叫門楊幗俊即以汛官不應與民婦通姦向其挾制致彼此爭罵揪毆楊幗俊先將李定祥戳傷自知難免問罪復恨其奪姦隨起意戳傷李定祥心坎殞命李定祥係楊幗俊本管營官如因姦宿民婦輒將所管兵丁毆辱以致兵丁氣忿爭毆斃命則是死者有罪逞兇者本係無罪之人應以凡論但科其故殺之罪今李定祥楊幗

長官

捕盜兵丁刃傷
外委

俊同與楊吳氏通姦均係有罪之人楊幗俊因妒姦逞忿刃斃本官千名犯義且無法紀若竟以凡論殊覺無所區別楊幗俊一犯問擬斬候秋審情實亦必予勾著即正法嗣後如有兵丁故殺本官之案若兵丁亦係犯罪之人與本官犯罪同者著照例問擬斬候仍請旨即行正法欽此嘉慶十六年通行已纂例

一廣東司　查律載軍士毆本管官杖一百徒三年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折傷者絞監候等語是軍士於本管官但毆即坐滿徒但傷即應擬流如傷至折齒

衙役鬬毆誤傷
典史擬絞頂帽

折指即應擬絞查刃傷在折傷以上折傷即應絞候斷無刃傷轉行擬流之理此案兵丁鄭跟隨外委温啟振駕船出洋捕盜即屬本管兵丁乃因温啟振欲將黃貴福責懲該犯代為求饒不允始而不服頂撞繼復用刀劃傷温啟振胳後等處殊屬藐法自應照軍士折傷本管官律擬以絞候該撫將該犯依毆傷律擬流是以刃傷之案而科以毆傷之罪與律不符應駁令另行妥擬具題嘉慶十五年說帖○嗣據遵駁改擬絞候

南撫　諮典史袁梓賢因知縣公出代折代行有管

吏卒傷害本管
分別情節科斷

東之責與本官無異盧超等均係縣役與軍士相同今盧超與羅亮等聞趕毆因值昏夜不期袁梓賢走至誤將袁梓賢毆傷應將盧超比依軍士毆本管官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武璉等將該典吏頂帽擲落與毆打無異均比依軍士毆本管官律擬以滿徒

嘉慶二十一年案

河南司　衛辦七得自戕一見孔傷非正枝保奎一案據等查例載部民軍士吏卒懷挾私讎殺害本官已傷者為首照光棍例斬決該管官不守官箴[illegible]

取併辱者各按其情罪輕重臨時酌量比引辦理又八旗兵丁並無私讐別故因管教將本管官殺死者本犯卽行正法妻子發黑龍江若閒散及護軍披甲人記讐將該管官動兵刃致傷者本犯卽行正法妻子免發遣各等語誠以律嚴名分法重等威部民軍士吏卒輒敢懷挾私讐逞兇干犯將本管官殺傷此等犯上之風斷不可長故定例特嚴非與有例不用律但擬成傷卽不得仍照律文擬絞是以總類將八旗兵丁記讐刃傷一項載入斬決條內必係本管官

不守官箴自取陵辱方可照例酌量辦理此案七得係步甲因本管官步軍校保奎不允將伊所託之趙二挑取步甲該犯因此挾嫌起意將保奎扎死隨帶小刀藏於身邊詐保奎至茶館門口用刀扎傷其右後肋並劃傷其右手指傷經平復按例擬應斬決惟查保奎身係職官何以輕聽七得之言前赴茶館說話誠恐該弁實有不守官箴情事應令該司再行詳細研訊如係該弁不守官箴自取陵辱應將七得酌量辦理如該弁委無情弊即照例將七得擬斬立決

[illegible]演戲不服
查禁[illegible]毆傷典史

謹摘錄成案加具按語呈

道光七年現審案說帖

閱

道光元年陝西省楊進才聽從党學齊毆傷官役一

案此案党學齊身充鄉約糾合村衆酬神演戲該

縣令因係

國服期內派典史金品三前往查禁該犯不服喝令毆

打首先拳傷該典史右眼該省將党學齊比依部

民毆審本官已傷爲首例擬斬立決楊進才依爲

從例擬絞監候

被災求糧鬨鬧府署撕毀知府紗帽

道光三年江蘇省嚴海觀因被災鬨鬧府署毆官未經成傷吳松觀撕破本官紗帽一案此案嚴海觀等因被災求賑該縣與府欲進省請卹該府諭以祇須切實查詳不可輕離職守地保徐存希遂以府縣不准等詞傳播該犯嚴海觀等誤信即赴府求糧因人多擠將署內暖閣欄杆擠倒經皂役嚇禁該犯等輒敢闖鬧公堂拆毀署屋擁入內署嚴海觀用手將該府毆打未經成傷吳松觀將該府紗帽撕破將嚴海觀依直省不法之徒乘地方

把[illegible]守官職
兵丁謀殺未死

歟收挾制官長糾衆辱官照光棍爲首例擬斬立決吳秘覲依光棍爲從例絞候

以上三案均係部民毆傷本屬官長照例分別首從擬以斬決絞候第士與部民事同一例未便辦理兩歧

庶軍兵丁李林謀殺本管把總吳宗理傷而不死一案此案李林因把總吳宗理毆減糧菜銀兩並伊誤差被責之嫌輒於黑暗中持刀謀殺連戳二傷乎復把總吳宗理於兵丁起會隨同在內及李林

散合月大錢復逕柴請還將李林依軍士謀殺本管官律擬請即正法把總吳宗聖重責四十革退摘

嘉慶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廣厚奏兵丁李林謀殺本管把總已經致傷請明定擬一摺此案兵丁李林因該把總吳宗聖駁減餉而並伊誤差斥責之嫌輒敢起意謀殺用刀連戳二傷軍士干犯本管將弁理應嚴辦以肅營規今李林以兵丁謀戕本官不法已極況新疆重地尤不當稍稽顯戮廣厚於審明之後一面奏聞一面應將該犯即行正法乃仍

馳奏請旨處厚歷任薦與大員非不諳事理者何拘泥
乃爾所有李林一犯著即處絞至把總吳宗聖於所管
兵丁出錢傾銀隨同在內復歷次逼索錢文卑鄙不職
俟先將李林正法後再將吳宗聖革去把總重責四十
棍遞回原籍餘俱著照所擬完結該部知道欽此
以上一案釁由該把總不守官箴自取毀辱例
應酌量辦理未便仍擬斬決故照律擬絞

刃傷本官釁起一時並非挾讐

嘉慶十五年廣東省兵丁鄉陞刃傷外委溫啟振平
復一案此案鄉陞因隨同別營外委溫啟振出洋

捕盜兵丁黃景幅未經前往撥沙溫啟振斥其懶惰欲行責懲鄒陞代為求饒溫啟振不依將鄒陞斥罵並聲言令交本營責處鄒陞情急順拾柴刀劃傷溫啟振胳膊後等處平復鄒陞依兵士毆本管官折傷律擬絞監候

以上一案係兵丁奉派隨同別營外委捕盜照本管官定起擬鄒陞一時口角頂撞並無懷挾私讎等情事核與應擬斬決之例不符故照律擬絞

典史自取侮辱
營兵忿激糾毆

賭犯逃逸抗拒
例非有心殺害

閩督　題營兵羅漢州因典史俞國楨買肉故短發
價復因勒兩短少差傳查問並將兵丁薛桂春掌嘴
杖責該犯忿激不平糾兵攔毆是該典史任意陵虐
自取侮辱羅漢州等中途攔毆亦與挺身鬧堂者有
間羅漢州等應於部兵軍士懷挾私讐挺身鬧堂毆
傷本官例量減一等擬以滿流　嘉慶二十二年福建司案
吉林將軍　咨梅克寬等開場聚賭經官兵查拏而
往捕拏梅克寬慮恐被獲治罪喝令拒毆致傷官兵
應將梅克寬依部民犯罪不服拘拏挺身鬧堂逞兇

殺官本官已傷者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經本部以梅
克寬喝令拒捕係因畏罪起見何非有心逞兇殺害
其在廟會地方亦與公堂迥別不得謂之挺身肆鬧
駁令另行妥擬茲據該將軍等稱該犯聽糾聚賭本
屬違例於該管官帶兵緝拿口胎藏有例頂而不畏
罪膽敢喝令拒毆實屬目無官長仍照原擬斬決經
本部改依毆傷本管官杖一百流二千里律上加拒
捕罪二等加重發新疆充當苦差　道光元年奉天司
案

抗令扭結巡役
而未逞兇傷官

福撫　咨陳煥章於

亂民不服彈壓打毀通判官轎

因服制內演戲迨經巡檢諭阻不遵嘵鬧又復不服拘拿喊同陳康吉將該巡檢石發揚扭結但尚未逞兇傷官應將陳煥章比照部民犯罪在官不服拘拿逞兇殺害無論本官品級已傷者斬例量減一等擬以滿流陳康吉依為從減一等滿徒 道光二年案

雲撫 咨外結徒犯董全等搭棚祈雨演夜架柴燒化紙錢地方官恐其延燒前往彈壓膽敢出言頂撞嗣因差役斥其強橫又復恃衆毆傷並將該署通判官轎銜燈打毀惟求雨起釁究屬因公查官轎銜燈

涉訟被責不甘拾磚擲傷知縣

雖屬地方官臨民觀瞻之物究非申明教化之亭可比應將首犯董全比照拆毀申明亭擬流律上量減一等滿徒本部以該犯等因求雨起衅輒敢恃衆將該署通判官轎等物打毀情近毆官自應比照毆佐貳官律量減問擬將董全改依部民毆知縣杖一百徒三年佐貳減一等律量減一等擬杖八十徒二年從犯江文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道光三年案

直督　咨馮興條以田土細故向本管知縣具控擋道被責不甘復拾石將該縣擲傷並拒傷該縣家人將

該犯依部民毆本屬知縣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律
上酌加枷號三個月從重發新疆給官兵為奴

嘉慶二十一年案

提督　奏送何大因馬匹驚逸被副都統額勒精額
迎面將韁攔趕以致馬往北走何大以馬被驚跑即
上前攔往索馬並喝令郭三等將額勒精額揪拉撕
破衣服復將藍翎侍衛貴成揪拉下馬並推傷鼻孔
流血查何大明知係一品大員膽敢喝衆肆抗未便
僅照毆非本管官律問擬應於犯事地方枷號一個

因被撲打還毆
五品命婦

生員毆傷教官
比照毆受業師

月滿日責發黑龍江爲奴郭三侯六德從逃兒賞
屬同惡相濟均應於犯事地方枷號一個月滿日責
打發遣爲奴 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司現審案
提督 咨送甯彭氏係已故三等侍衛巴林之妻即
屬五品命婦因向王三索討地價在街行走並向王
三撲毆致被王三回毆並未成傷將王三比依毆非
本管五品以上官杖六十徒一年律量減一等擬杖
一百 嘉慶二十二年雲南司現審案
東撫 咨外結從犯生員鄭廷瑣毆傷本管教官比

照吏卒毆六品以下長官律杖八十徒二年經本部
改照業儒弟子毆傷受業師依毆傷期親尊長律擬
以滿徒　嘉慶十八年案

武生被責赴入
學署毆傷教官

浙撫　奏武生葉紹棻因將董氏推跌被控經訓導
張慧同知縣戒飭釋放該犯心懷不甘趕至學署用
棒毆傷訓導張慧手指時有該犯親戚陳東之等聞
聲先後趕至幫護將張慧推跌倒地例無武生毆傷
教官治罪明文若僅照部民毆六品以下長官律減
等擬徒何覺輕縱將葉紹棻比照刁徒直入衙門挾

生員被控糾衆喧嚷頂撞知縣

制官吏例擬罪陳東之等事不干己擅進學署將訓導推跌應於葉紹棻罪上減一等滿徒嘉慶二十四年案

浙撫　咨生員蔡芷事不干己匿票毆差經縣戒飭不甘糾約多人將周安扭至宅門肆行喧嚷追經該縣諭禁猶敢出言頂撞實屬目無官長查蔡芷出名具控捕役事與扛幫作證不同其恃衿滋事亦非平民罵詈官長可比若照非所勾捕之人傷差以凡鬬論予以輕咎輒將吵鬧宅門頂撞官長重情於不問例無治罪專條查學政全書內開生員糾衆扛幫聚

聚賭被詐將外委剳辦誣姦

至十人以上晉監官長肆行無禮爲首照例發遣等
詐惟蔡亚糾衆不及十人若照例發遣與糾衆十人
者無所區別蔡亚應照生員糾衆扛幫聚衆發遣例
量減一等滿徒　嘉慶二十三年案

浙撫　咨金品章開場賭博送給在村緝匪之外委
汪目麟洋錢該外委因不遂所欲前往查拿藉端訛
索金品章不甘嚷同伊妻吳氏等將該外委吳辦剳
下誣姦詼剳惟該外委並非本管官且出需索取辱
將金品章比照姦贓污人名節例擬軍　嘉慶二十一年案

貢生掀翻公案撕破公服

弓役助狩被拿毆傷本管典史

順尹　奏貢生王淳呈控曾尧保正之耿淳良不應

吏充戶房書吏經縣批生多事該生當堂大肆咆哮

縣用戒飭該生拉奪戒尺致掀翻公案撕破公服後

又在押脫逃應照部民毆本屬知縣律滿徒加逃罪

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嘉慶二十年直隸司案

廣督　奏營兵馮日陞等挾嫌扭辱典史戴振並毆

傷弓役蔡興一案查此案馮日陞因挾該典史曾責

吳試陞之嫌在府署頭門外將該典史扭跌落馬撕

破衣領即與軍士毆傷本官無異該督將馮日陞照

詠彪比例量減擬流聲請改發伊犁名為加重實則從輕自應按照軍士毆本管官例分別首從擬以斬决絞候惟原奏內並未聲明係何人起意為首應令該督再行研訊按例辦理至陳廷用陳詠與王逃俊三犯先經毆傷弓役該督奏請於馮日陞等流罪上減等擬徒查陳廷用等如與馮日陞等並未同謀應按本律定擬如係曾經同謀應以為從論馮日陞等既應改擬死罪陳詠與等三犯應即於死罪上減等擬流惟是否同謀原奏內亦未敘明亦應行令審訊

河南嵩縣典史程倘智告休回籍其子程文炳因丈懷孕留寄嵩縣劉程倘智來嵩探望適伊子與張文秀涉訟張文秀登門吵鬧將程倘智毆傷身死者以理去官見犯係舊部民應照軍民毆死佐貳首領官律擬斬監候乾隆三十三年所見集案

吳武陞因分貼符紙包頭吹角不應僅擬枷杖似應改照左道異端例減等擬流陞同貼符之吳那大吳那二亦未便竟照不議應照不應重律擬杖請另擬

駁稿

稿尾 查例載部民軍士吏卒懷挾私讐逞兇殺害本官無論本官品級已殺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已傷者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下手者絞候又律載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各等語伏思部民軍士殺傷本官定例綦嚴所以杜犯上之風示止辟之義不容稍為寬縱此案兵丁馮日熙陳詠彪

等因挾典史嘗責與武陞之嫌在府署頭門外將該典史扭跌落馬撕破衣領實屬目無法紀查典史有稽察之責該犯等既係該縣民人輒將典史扳落下馬即與部民軍士毆傷本官無異該督將馮日陞等於斬決例上量減擬流聲請改發新疆名為加重實則從輕所有馮日陞陳詠彪二犯應即按照部民軍士毆傷本官例定擬惟查毆官已傷例內係分別首從擬以斬決絞候今查原奏內稱該犯等各挾私讐同辱官長厥罪惟均檢閱送到供招馮日陞陳詠彪

等均供實係各自毒鬧並無首從糾約等語査該犯等如果並無糾約何以不先不後一時同至府署頭門外等候即爲一時走集而該犯等始而探知典史赴府在外等候扭辱繼而瞥見典史由署轉出上前斥詈扭跌下馬爲時並非倉卒該犯等豈無一言先行商及原訊供詞殊屬含混兵丁陳廷用陳泳與王選役退忿將弓役蔡與毆傷如果並未與馮日陞等商謀按例止應擬杖枷號今該犯等甫將弓役毆傷馮日陞等即接踵又至府署門外將該典史扭辱頤

係預謀分頭滋事該三犯自應以爲從論於將日陞等斬罪上減等擬流該督將陳廷用等三犯於遣罪上減等擬徒亦屬輕縱惟是否商謀原奏並未詳晰聲敘臣等礙難懸斷應請

旨仍交該督委員研訊明確分別定擬具奏兵丁吳武陞因代貼符紙包頭吹角殊屬駭人耳目迨典史查問及復出言頂撞藐視官長該督僅將吳武陞擬以枷杖亦無以示儆查吳武陞雖訊非邪教惑衆惟因分貼符紙包頭吹角情近左道異端應照左道異端惑衆毆制使及本管

人例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吳那大吳那二隨同貼紙見吳武陞包頭吹角不向阻止亦未使擋之不議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該督奏稱道士蔡老吉因患腹痛將符紙託交吳武陞代為分貼尚無不合應毋庸議海康縣典史戴振因吳武陞包頭吹角黑夜貼符當即拿獲并訊出道士蔡老吉交給符紙一併拘拿帶回查訊因其出言頂撞各予掌責押候解縣並無不合應仍飭回任供職已革雷州營守備余君陞千總沈文明訊無主使狥縱情事惟係該營備

免死減軍之犯誤傷典史

弁平日既不加管教迨馮日陞等倚恃營兵學官滋事該府縣移提研訊猶不即革名擬任由役毆官廨溺職業經革職應毋庸議查雷州土風每逢新年各貼平安符紙實係習俗相沿從無滋事應請免其禁革惟賓夜分符包頭吹角殊駭聽聞應仰嚴行禁止以免滋弊等語均應如該督所奏完結嘉慶二十年說帖

一雲撫　咨在配軍犯王和尚誤傷典史王廷珍傷輕平復請部示覆一案查律載部民毆本官知府知縣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折傷者絞監候毆佐貳首領

官各遞減一等又例載軍民人等毆傷本管官如係邂逅干犯照律問擬流徒又部民軍士吏卒犯罪如有不服拘拏不遵審斷或懷挾私讐及假地方公事挺身鬧堂逞兇殺害本官已殺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傷者爲首照光棍例斬決爲從絞候各等語是部民毆本官分别未傷已傷折傷律例俱止徒流絞候至毆傷本官爲首斬決爲從絞候殺者不分首從擬斬立決之例係指有心逞兇殺害者而言律貫誅心故定例特嚴所以懲膺玩而肅王章也其因誤致

傷自未便竟與有心逞兇殺害者並論檢查嘉慶九年陝西省審奏魏跟隨兒毆傷本屬知縣葛德新平復一案因葛德新禁令鄉市開設會場親往彈壓時人多擁擠官役等將魏跟隨兒茶爐踏碎魏跟隨兒拾起土坯並擲致將葛德新誤行擲傷該省將魏跟隨兒擬斬立決欽奉

諭旨未免情輕法重經軍機大臣會同本部酌議以魏跟隨兒因官禁會場趕散買賣輒隨衆拋擲泥土致毆傷本官即與不遵審斷無異並非邂逅致傷惟該犯

實止隨衆附和並非有心殺害本官亦無鬨堂逞兇
情事改照部民毆本屬知縣折傷例擬絞監候等因
奏結在案此案王和尙先因犯竊拒捕刃傷事主擬
絞援減發配該省交典史管束該犯在配復竊
事主李裕銀兩被該典史王廷珍起獲贓銀飭令差
役惻吉祥等將其責打該犯一時酒醉搶獲堂旁木
棍將惻吉祥等毆傷該典史因該犯在堂逞兇不法
忙出公座上前吆喝以致木棍誤傷該典史左手腕
骨傷輕平復該省以例內並無罪犯誤傷本官作何治

典史係首領官
似應遞減知縣
二等此說帖內
則稱減一等應
叅核

罪事係咨部示覆查王和尚先因犯竊拒捕刃傷事
主擬絞減軍此次在配復竊因屬怙惡不悛追被典
史追獲賊贓欲行責打該犯猶敢持棍向該差亂毆
亦與不服拘拿不遵審斷無異並非邂逅致傷固未
便僅照部民毆本屬佐貳官遞減知縣一等律擬徒
惟該犯係醉後混向差役等毆打其於該典史出座
吆喝以致誤被毆傷自非意料所及與有心逞兇殺
害本官者不同亦未便竟照部民逞兇殺害本官傷
者照光棍例科以斬決平情論罪該犯不遵審斷該

直督奏已革千總孫天明毆傷本縣典史照毆知縣傷者流二千里律係佐貳減一等官犯又減一等統減二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道光三年案

傷本官與魏跟隨兒之案情節相同而以免死軍犯在配復毆不服責打鬧堂毆差以致誤傷本官則較魏跟隨兒之僅止隨衆附和者情罪為重仿照魏跟隨兒之案援引部民毆本屬知縣折傷例於絞監候上從重改為立決似衡平允惟典史係佐貳官律應減本屬知縣一等非止滿流又未便援照辦理此外再無可以比引例條 職等公同酌議應請即照該犯原犯絞候罪名予以立決輕重既得其平於例案亦無格礙 稍尾叅定例部民毆傷本管官如係邂逅干

犯仍照律分別未傷已傷折傷問擬流徒絞候至部民犯罪不服拘拿不遵衙斷毆傷本官為首斬決為從絞候殺者不分首從擬斬立決之例係指有心逞兇殺官而言其因誤致傷自未便竟與有心逞兇殺官者並論此案王和尚因犯竊拒捕刃傷事主擬絞減軍發配交典史管束該犯在配復竊被典史王廷珍拏獲賍銀傳令差役陶書祥等將其責打該犯先已在外飲醉一時糊塗心懷不服搶獲堂上木棍將陶書祥等毆傷復向捕役羅洪貴毆打該典史因該

命試
佐貳

京府治中通判
知府同知通判
直州州同州判
隸州州判
知縣縣丞主簿
府廳州屬
之巡檢

犯在堂逞兇不法忙出公座上前吆喝遮攔拱背閃
側以致木棍誤傷該典史左手腕傷輕平復該撫以
例內並無罪犯誤傷本官作何治罪明文咨部示覆
本部查王和尚先因犯竊拒捕擬絞減軍復在配行
竊官廳情惡不悛迫被典史起獲竊贓欲行責打該
犯猶敢恃强向差役亂毆即與不服拘拿不遵審斷
者無異並非邂逅致傷因未便僅照部民毆本屬佐
貳官遞減知縣一等律擬徒惟該犯係嗣後混向差
役毆打其於典史出座吆喝誤被毆傷自非意料所

首領

布政司　經歷都事　理問照磨

按察司　經歷知事　照磨

府　經歷知事　照磨檢討

廳　經歷知事　照磨

州　吏目

縣　典史

從六品以下首領佐貳雜職皆謂之佐雜

及與有心逞兇殺害本官者不同亦未便竟照部民逞兇殺害本官傷者照光棍爲首例科以斬決若比照折傷本管官之例亦罪止滿流倘兇頑縱恣該犯本係行竊拒捕免死罪犯在配復萌故智不服本官責打闖堂毆差以致誤傷本官目無法紀衡情定讞應即照該犯原犯絞罪從重改為立決以懲膺玩而肅王章相應咨覆該撫即行恭擬具題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旋據廣稱王刑尚因竊擬絞減軍在配復竊經典史起贓飭役責處該役將其拉責該犯搶取木棍將該役戳傷該典史出堂吆喝以致木棍誤傷該典史核與不服拘拿不遵審僚制使及本管

審斷者無異若照不服拘拏逞兇致傷本官例斬決似嫌過重將王和倘照原犯絞罪改為絞立決

二十五年題結見成案

王府廚役刃傷管理飯房護衛

山西司　審辦題咨送來張貴用刀扎傷金常壽平復一案查律載軍士殴本管官若吏卒殴本部五品以上官長杖一百徒三年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折傷者絞監候殴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八十徒二年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折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殴傷非本管五品以上官者減三品以上罪二等若減罪輕於凡鬬傷各加凡鬬傷二等不言折傷篤疾

至死者皆以凡鬭論又統內九品以上官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六十徒一年但毆即坐雖成傷至內損吐血亦同折傷以上加凡鬭傷二等又毆人內損吐血者杖八十折人一齒及手足一指杖一百二折二齒以上杖六十徒一年折人肋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體者杖一百徒三年又雇工毆家長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折傷者絞監候又卑幼毆本宗及外姻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兄姊杖六十徒一年大功兄姊杖七十徒一年半尊屬又各加

一等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鬬傷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篤疾者絞又弟妹毆兄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折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刃傷及折肢者絞各等語是律言本管官必須軍士吏卒一切在官有職事統攝者方可爲之本管若官無統攝卽不得以本管論至律稱折傷自折齒折指杖一百以上皆是並不分別從折肋起從折跌肢體起故毆本管官及雜工毆家長大功以下卑幼毆尊長律內只言折傷而不言刃傷蓋刃傷在折傷以上言折傷而刃傷可知所

罰從輕以該重也至流內九品以上官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律內明言成傷至內損吐血同折傷以上加凡鬬二等毆期親尊長律內明言折傷擬流刃傷及折肢擬絞尤為深切著明比類參觀斷無刃傷輕於折傷之理此案李莊貴在慶郡王府飯房充當片肉差使金常壽係王府三等護衛五品職銜派令管理飯房李莊貴告假逾期金常壽向詢不服致相斥詈李莊貴用刀將其扎傷平復查金常壽雖係職官惟與李莊貴同在王府當差統於所管俱應以慶郡

王爲主即爲本莊貴充當片內差使金常壽派管飯房亦係王府家事並非在官職事統攝者可比自不能以罪士吏卒毆本管官論至該司所稱吏卒毆本部五品以上官一條不言刃傷應止以傷論不當援折傷殘候之文等語尤與律義未協應請交司另行按律妥擬道光十一年說帖

竊賊被拿刃傷兵丁拒傷外委

川督　奏任沖添砍聽從抻搶逆見官兵往拿該犯首先刃傷兵丁復吩令衆賊拒傷外委查該犯雖非外委部民究係該外委奉派查拿之賊膽敢不服拘

拏逞兇抗拒將任沖添砍比照犯罪在官知有不服
拘拏逞兇殺害本官已傷例爲首者擬斬立決

嘉慶二十二年案

軍士毆傷本管佐貳抽風身死

河南司　承審馬甲白達色用磚毆傷本管驍騎校
富忠越二十四日因風身死一案查律載軍士毆本
管官杖一百徒三年毆佐貳官減一等篤疾者絞候
死者斬監候又卑幼毆本宗緦麻兄姊篤疾者絞
候死者斬監候又例載卑幼毆傷緦麻尊長尊屬餘
限內果因本傷身死仍擬死罪奏請

定奪如蒙覺減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名例律載斷
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白達色
充當馬甲與驍騎校富忠口角起釁彼此揪毆該犯
白達色順拾磚塊毆傷富忠左肩連左眼胞越二十
四日因風身死經該派審司員以富忠因風身死已
在他物傷正限以外如依尋常鬭毆例止滿徒該犯
毆傷本管官因未便照尋常辜限科罪若仍照本律問
擬則因風致死與因傷致死者究覺無所區別擬將
白達色依軍士毆本管官死者斬監候律上量減一

等實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三個月等因繕具說帖呈

堂奉

批交核議等查卑幼毆傷緦麻尊長餘限內因傷身死例得聲請減軍至馬甲毆死本官驍騎校例內雖無保辜明文惟以下犯上與以卑犯尊情事相同辦理不宜兩異且查會典內驍騎校一官職掌與佐領同而繫於佐領之下自應以佐領佐貳論佐領於馬甲爲本管官驍騎校即屬本管官之佐貳律內軍士毆

本管佐貳官篤疾者擬候至死者斬候核與卑幼毆
傷緦麻尊長罪名並無區別今馬甲白蓮色毆傷驍
騎校崗忠係於保限內因風身死較之卑幼毆傷緦
麻尊長保限內因傷身死者情節尤輕自可比附定
擬該犯係旗人未便寬予折枷完結該派審司員擬
將白蓮色實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三個
月之處尚屬允協惟此等案件既有比例可引自應
援例奏請
定奪似毋庸於本罪上量減問擬 道光十二年說帖

職官負欠互相毆傷

上司官與統屬官相毆

直隸司　奏工部司庫巴珠爾因伊戚錫綸向伊索欠爭論伊父富爾松阿順其不顧親誼將錫綸揪毆巴珠爾護父亦用拳毆腳踢職官鬬毆未便僅依手足毆人成傷律擬笞富爾松阿巴珠爾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杖不滿百應交部議處嘉慶二十二年現審案

拒毆追攝人

武舉率子捆縛
差役咆哮公堂

山東司　查已革武舉高鳳吉因伊子高泳泰等將
催糧差役王維新等捆縛吊打該犯逞王維新等回
縣具稟復喝令高泳泰等將王維新等捆縛看守赴
縣完糧後始行釋放旋因差役王維新等回縣具稟
該犯即赴縣擊鼓控告該縣集訊又復大聲爭辯抗
不服審斷肆意咆哮該撫將該犯僅依違
制律擬以滿杖尚屬情浮於法高鳳吉應於違
制滿杖上酌加一等擬杖六十徒一年事犯雖在

毆傷糧差復咆哮公堂

恩詔以前高鳳吉制縛糧差咆哮公堂所得徒罪不准援減高汎泰高幅泰高小祥施二俱依威力制縛私家拷打律擬杖情節較重俱不准援免 道光九年說帖

直督 咨外結徒犯左文灤因糧差劉統緒向討代完糧銀不給爭吵將劉統緒髮辮揪落一綹迨經該縣傳訊不自引咎輒敢於公堂上向劉統緒詈罵咆哮惟左文灤未完糧銀尚在上忙限內因事由糧差劉統緒與比代完並非實在抗糧應比照刁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

糧差限比墊完
向索毆傷糧差

年 道光三年案

浙撫 咨張應如延欠錢糧拒毆傷差役虞琛究趕赴該縣駐劄之鄉廠用言挾制並將該縣轎夫毆傷未便僅依拒毆追攝人本律問擬應比照刁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例擬軍 嘉慶二十一年案

貴撫 咨郭心貴因欠糧不納糧差黎貫等限比墊完向其催索不償致相爭鬧輒喝令其弟郭包三等各用兇器將黎貫等毆戳受傷應以主使之人為首將郭心貴依兇器傷人例擬軍郭包三等照為從例

欠糧拘比致彼
差役毆傷身死

擬徒 嘉慶二十五年案

直督 題王玉林充當縣役因劉志會抗糧不納稟
官拘比因其站立不行用鐵鍊拉跌倒地復因被詈
用腳踢傷其左後脇肉損身死並非釁起嚇詐仍按
鬭毆殺人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二年案

僧人違例收徒設傷應同凡論

福撫　題僧毓經致傷僧正順身死一案奉

批年未四十例不收徒是否應同凡論交館查核等因

職等查例載應付火居等項僧道不准濫收生徒如

有年未四十即行招受者照違令律笞五十所招生

徒俱勒令還俗等語此案僧毓經年未四十乃違例

招僧正順爲徒正順係例應還俗之人即不得爲毓

經之弟子有犯應同凡論今該省將該犯依僧道因

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照尊長毆死大功卑

功律擬以絞候援引究屬錯誤僧鍼經應改照鬬毆

殺人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四川司　為片覆事據川督題僧沅普毆傷僧租雲

身死一案該省以僧沅普年未三十違例收徒照凡

人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本部照擬核覆將

原稿移送　貴寺會核去後茲據　貴寺簽稱所有

四川司會稿僧沅普毆傷僧租雲身死一案查受業

師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身死者僧尼道士照

尊長毆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本有定例其應以凡

川督趙僧添然毆死徒孫如琳並師祖之於徒孫情誼已屬疎遠與師弟迥殊應照凡論鬬殺絞候乾隆二十八年所見少案

論者或因姦盜别情謀殺弟子或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而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皆以凡論亦載明不係則此案僧沅普自應照尊長毆大功卑幼死者擬絞監候今稱以沅普年未三十逞例收徒應以凡論是於本例內所載因姦盜别情謀殺挾嫌逞兇故殺及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應以凡論三者之外又添出一條實非例意查私擅院及私度僧道條內所載僧道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不止一人者照違

在毆受業師律註云百工技藝學未成或另易業則不坐係指弟子學業中輟未成或另易別業他往後經毆師者而言若其師現授弟子學業偶遇違犯及習業不勤則懲責扑教不因初學未成師將師弟名分置於不論此案王汞施收徒充工月學業嫌防因其倘藝不精向毆適幾

令律笞五十所招生徒勒令還俗例在戶役門恐民多匿於僧道以避差徭也笞五十乃罪之輕者若相毆致死則問罪自應各按本條豈得牽涉從前過犯之深定議使法不得其平且私度僧道係所戒如戶內不及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及僧道年逾四十而招徒不止一人者皆在所禁若遇有師弟相毆殺之案皆一一追論則不勝其煩若止苛於年未四十之僧道又未免獨偏且查此案若照本例問擬本係絞候以凡論亦係絞候罪名倘無出入若錯

自應以師毆死弟子論乾隆三十五年通行本內江蘇省案

子毆師至死或以凡論或按本例則有斬絞之殊毆至篤疾則有生死之別罪關出入則增減年歲易啓高下其手之弊似不如一按本例問擬之得其平允今有尼僧嫁娶及同姓而婚者皆應律擬斷離遇有夫故殺妻者及謀殺親夫者未嘗因其例應離異概以凡論各照平人謀故鬬殺問擬此案應以凡論一層敘所貴部再行酌定為此咨商相應將原稿咨送貴部如何辦理之處希即咨覆等因前來　本部覆加詳核　貴寺所云年未三十違例收徒應以凡論

查師徒名分原非天倫服制可比如果致令實處失手毆死出於無心情尙可原如因姦盜或挾怒逞兇執持金刃毆有致命重傷致死者實與凡人無異倘後如有謀殺諸子悉依凡論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毆致命重傷至死者俱以凡論乾隆十九

是於本例內所載因姦盜別情謀殺挾嫌逞兇故殺及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應以凡論三者之外又添出一條實非例意等語查例載僧尼人等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有殺傷者照尊長殺傷大功卑幼律問擬若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亦同凡論等語此條係專指收徒合例者而言蓋旣有師徒之分即有教養之恩故倘道以理毆責殺傷弟子例得照大功服制

年刑部議覆大學士徐奏通行館刪纂例

定擬若因姦盜謀殺挾嫌故殺非理毆死則名雖師徒而義絕情慘是以例內指明應以凡論至僧道年未四十違例收徒在收徒之僧道已干例議所收之生徒應令還俗既不得謂之師徒其非凡人而何既爲凡人則遇有殺傷自應以凡論是以例文不必贅言並非於三者之外又添出一條如刪除例內指明因姦盜謀殺挾嫌故殺非理毆死三項應同凡論之外其餘即均應照師徒本例定擬不惟置僧道年逾四十方准收徒之例於不問且將違例收徒之僧道

何被施主擯逐出寺仍徒向其疑笑拾石擲徒毆死查徒向師一笑不得謂之逆犯殺合而師於不毆斃亦不得謂之以理毆責應照凡鬬殺候乾隆三十三年安徽省何沛林案見本反節要

與合例招徒者一例治罪殊覺無所區別又 貴寺所云年未四十即行招徒止照違令律笞五十乃罪之輕者若相毆至死則同罪自應各按本律豈得牽涉從前違犯及案定議等語查定例罪人二罪並發輕重不同有應從其重論者有應從其重論而仍盡本法者所謂從其重論者如因鬬毆殺人犯案而先有鬬毆傷人之案同時並發或竊盜逾貫犯案而又有竊贓較輕之案同時並發則坐其重罪輕者勿論是也所謂從其重論而仍盡本法者如應入官之贓

吉林咨僧覲仁謀死僧正積珺查僧正係未入流官例應咨東僧人應比照道士謀殺本管官律斬決乾隆三十三年所見集案

應刺字之盜者入官刺字等罪重於別罪即照本律科斷則別罪重而應入官之贓應刺字之盜等罪轉雖從其重論而輕罪之贓應入官仍入官應刺字仍刺字之類是也今該犯收徒既係違例應行勒令還俗不得因其罪止笞五十即置之不議如謂違例收徒止科以違例之罪遇有殺傷仍按師徒服制定擬設遇違例收受之徒毆傷其師既坐其師以違例收徒之罪復科其徒以毆師之條揆之名義殊未允協

又　貴司云私度僧道條所載如戶內不及三丁或

僧道年逾四十
始准招徒一人
係乾隆三年五
月禮部題准

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及僧道年逾四十而招徒
不止一人者皆在所禁若遇有師弟相毆殺之案皆
一一追論則不勝其煩若止苛於年未四十之僧道
又未免獨偏等語查此條例文係乾隆三年纂定其
或係奉
旨恭纂或係臣工條奏年遠無憑查核惟纂定例文後歷
久遵行至今則僧道年逾四十招徒不止一人與未
逾四十即行招徒以及戶內不及三丁或年在十六
以上而出家均屬有違例禁有犯皆當一律以凡論

辦理並無偏枯所謂名正言順而後刑罰得中定例
既有明文斷不能因其追論之餘遂置定例於不問
也　貴司又云此案照本例問擬及以凡論均係毆
傷罪名尙無出入若弟子毆師至死或以凡論或按
本例則有斬絞之殊毆至篤疾卽有生死之別罪關
出入則增減年歲易啓高下其手之弊似不如一按
本例問擬得其平允等語査辦案自先應詳訊確
供以憑按照律例定擬凡僧道師徒互相鬭毆斃命
之案一經犯案到官卽應先訊其所收之徒是否合

例如係合例收徒師毆殺弟子例應照毆大功卑幼律擬絞秋審時例得按服制從寬辦理傷者得減等科斷弟子毆殺師例應照毆殺死大功尊長律擬斬毆至篤疾者即應照律擬絞是師毆弟子至死雖與常鬬同一絞候而秋審時自有區分若僅止毆傷者則較凡鬬爲輕至弟子犯其師毆死者即應擬斬篤疾者即應擬絞與常鬬輕重懸殊若合例則按名分定擬生者死者兩無所憾至逾例收徒者亦照大功服制定擬在師毆殺弟子之案辦理秋審時已與合例

收徒擬絞之案無所區別而傷者減等辦理轉滋輕縱一遇弟子殺傷其師之案若以凡論則與師毆弟子辦理兩歧若不以凡論則殺者即行擬斬篤疾者即行擬絞是以違例收徒應令還俗之弟子輒照凡鬭加重拔大功服制定擬罪名出入甚重生者死者轉均不得其平至謂增減年歲易啓高下其手之弊查律例內老小廢疾收贖犯罪存留養親以年歲定斷之案不可枚舉全在承審各官秉公據實訊斷如有捏飾增減情弊例干參處律有明條亦不能因噎

廢食佃將例有區分之案籠統定擬　費寺又云居喪嫁娶及同姓爲婚者皆應律擬斷離過有夫故殺妻及謀殺親夫者未嘗因其例應離異概以凡論等語査夫婦名分至重非僧道師徒可比僧道因姦盜謀殺弟子及逞兇故殺非理毆死皆以凡論夫謀故殺妻均止擬絞此卽夫婦不與師徒並論之明證再査嫁娶違律應行離異之婦與夫及夫之祖屬有犯例內載明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者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爲婚或

私娶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
實係明媒正娶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例
文已明示區別並非律應離異之婦概照服制科斷
也總之僧道招徒既有定制一經違例即應勒令還
俗其無師徒名分過有殺傷即難援師徒名分定罪
檢查本部辦過成案嘉慶十六年浙江省具題僧宇
豐毆傷伊徒如春身死一案該省以宇豐係違例收
徒照凡鬬定擬經本部會同　貴寺照擬題覆又二
十二年福建省具題僧鏞經毆傷伊徒正順身死一

案該省將號經照毆死大功卑幼律定擬經本部查係遵例改從改照凡鬬定擬會同　貴寺題覆又本年四月四川省具題僧祖慧毆死伊徒僧清洵一案該省以祖慧年逾三十五歲遵例擬從照凡鬬定擬本部亦已會同　貴寺核議題覆此案與僧宇豐號經祖慧各案情事相同且與祖慧之案同在四川一省又係本年前經照覆未便先照後改以致兩歧所有僧沅修一案似應畫一辦理相應將原稿移送　貴寺會核具題　道光二年議覆大理寺商發說帖

僧被伊師毆打
情急故自傷殘

貴州司　查定例僧尼毆受業師照卑幼毆大功尊長律問擬是僧尼毆打業師不與父母同科則遇有違犯自不得照子孫定擬此案僧人朗月披剃給僧徽榜為徒徽榜令朗月打掃莫土朗月因患眼疾欲俟早晚涼爽再行打掃徽榜斥其懶惰因朗月頂嘴用棍連毆脅腿朗月負痛逃避屋內徽榜趕進又欲向毆朗月情急自用菜刀割傷顱門偏左該司將朗月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擬杖等情查朗月受業徽榜為徒即使毆打伊師例止照大功尊長問擬今因被

道士因徒遊蕩
不聽將徒毆死

毆情急自行劃傷若照子孫違犯教令援引未免牽
强且查卑幼因被尊長毆打情急故自傷殘律例並
無治罪加等明文周丹一犯自應仍照故自傷殘律
問擬 乾隆五十九年說帖

山西司 查例載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
僧尼道士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其有
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内執持金刃兇器非理
扎傷致死者同凡論等語此案高成保充當社廟善
友因伊徒梁俐道見時常遊蕩屢訓不聽輒因查點

廟內什物不見向梁南道見查問梁南道見答以不知該犯斥其不善照管梁南道見頂撞不服該犯遂取麻繩央高奴再幫同將其綁住懸吊廟簷欄木另取麻繩毆傷其兩腿帶傷右肋身死查梁南道見自幼拜該犯為師教養有年師徒名分已定該犯因廟內失去什物向其斥責梁南道見不服頂撞該犯將其吊毆致斃核其吊毆之情由於不服頂撞所致且用麻繩毆傷兩腿亦與例內所稱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毆應以凡論者不同自應照以理毆責之例定

匠藝人因徒行竊
盜又將徒毆死

擬該撫將高成保照非理毆殺弟子依凡人鬬殺律擬絞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高成保應改依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併尼道士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 道光九年說帖

廣東撫 題梁成嬌毆死梁亞獲一案查凡人行竊為罪人在卑幼則私擅用財因而毆死者在凡人為擅殺在尊長卑幼互相有犯仍應科以服制本罪至匠役人等與受業師及弟子有犯殺傷例准照大功服制科斷如死係行竊之人設有弟子犯受業師竊

學戲僱倩並無
教師名分可言
案被誣告條內
添琳

不能科以擅殺則毆死行竊之弟子自未便竟以尋
常擅殺論此案梁成嬌收梁亞養爲徒學習打鎖已
有師徒名分該犯因其竊錢將其毆斃自應照毆死
大功卑幼律擬絞該省照擅殺定擬殊未允協請敕
擬改正 稿尾
查例載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
匠役人等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等語
是匠役毆死弟子例准照毆死大功卑幼律治罪則
毆死行竊之弟子亦應照尊長毆死行竊卑幼之例
仍依服制本律科斷此案梁成嬌收梁亞養爲徒學

粵撫咨田學信典任三子學戲立契定有年限因其演不如法毆傷身死照毆死雇工擬徒部駁依凡鬪擬絞乾隆四十七年案見平反節要

弟子刃傷儒師情節支離駁審

習打戲已有師徒名分梁亞義偷竊伊師錢文逃走不得謂之罪人梁成嬌拉回拴住因被扳刀割傷嗔奪刀將其戳斃自不得科以擅殺今該撫聲明毆死弟子與擅殺罪人罪名相等將梁成嬌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梁成嬌應改依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匠役人等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律例館　查例載謀故毆殺及毆傷受業師者業儒

弟子照謀故毆殺及毆傷期親尊長律治罪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係師照尊長毆死期親卑幼律杖一百徒三年若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等語是儒師之於弟子互相殺傷必須教之以正責之以理方以期親論若因姦盜別情師徒名分已乖自應照例以凡人科斷讞獄者必究明起衅緣由方可依例擬罪不得稍事含混致滋出入此案周思義因與謝以安戴邦光均從鍾毓英受業俱在學館與鍾

毓英同房歇宿周思義因家中有事先行放學搬回鍾毓英即令伊子搬至周思義牀上歇宿嗣周思義前往學館看望鍾毓英因戚以安等均於次日放學即行沽酒邀周思義與戚以安等同飲周思義等酒醉鍾毓英先令伊子睡臥適鍾毓英之子已經回家周思義即在伊牀上歇宿鍾毓英在有戴學正家內念經戴學正復邀同飲鍾毓英大醉回館睡臥走至房內燈亮已熄鍾毓英摸至牀邊解脫衣褲揭開鋪蓋上牀不期誤摸周思義牀上周思義驚覺推摔係赤

身男不料係前來圖姦即起身摸取桌上小刀亂砍亂劃鍾毓英聽聞周思義起身始知銜誤亦即下牀聲喊周思義聽是鍾毓英因一時忿激糊塗不及詳晰查問復用刀亂砍先後致傷鍾毓英頂心等處時被以安等驚醒喝阻報驗審認前情鍾毓英傷尋平復該督將周思義依毆傷受業師照毆期親尊長律刃傷期親尊長訊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 旨 等詳核案情周思義與賴以安等均從鍾毓英讀書同房歇宿當歲暮放學之時周思義既因有事

先行散學擬回何以挨晚復來暫館住宿且鍾毓英如果師道自居豈肯邀同飲酒又復任其沈湎已屬可疑鍾毓英於周思義等睡後復行出門黑夜醉歸脫衣睡臥彼時燈亮雖熄惟係常處之室牀鋪分列之所自應熟悉何爲誤摸周思義牀上且既揭開鋪蓋自知錯乃有人追被周思義手揪更應引身而退何以直至周思義取刀砍劃伊始行下牀况時值嚴寒披衣入被尚恐不煖焉有未入被而先行赤身之理至周思義如果確係疑賊亦應有聲喊急追之情

乃們拔刀亂砍亂剳時當黑夜該犯又何以思及刀
在桌上且該犯舉砍之後既經聽聞鍾俻英聲喊皿
應砍乎何以復行亂砍傷至十處之多其時同室有
賴以安等二人聞聲即時往救斷不致鍾俻英受此
多傷是此等情節種種支離若非鍾俻英圖姦被傷
即係用思褻挾嫌特醉有意逞兇必須根究明確以
成信讞乃該督率聽該犯等事後狡飾之詞遽行定
案罪關出入應令該督另派賢員研訊確情按例妥
擬到日再議　道光九年說帖○原底無省分

謀毆當場喝令
即爲主使毆打

威力制縛人

奉天司　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又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劉萬祿先與劉老屋同賭被其贏得錢文劉老屋復欲賭博不允乘醉詈罵劉萬祿不甘因已身殘廢恐力不能勝主使在店住宿之李虎山陳四海並雇工王隊桂毆打劉萬祿走出查問因劉老屋並未輸服將其推跌拉脫復令李虎山等毆其腿腕等

當場喝令毆打致一下手二人各斃一命死係一家二命應將主使喝毆之人擬殺立決下手傷重之人照威力主使下手之人爲從論擬流並被殺一家三人係

虎劉老屋被毆求饒聲言盡頭劉萬祿始令住喊劉老屋越十日因傷身死職等詳查原謀與主使之分總以當場有無喝令爲斷如僅止起意謀毆當場並未喝令則謀毆之人應以原謀論若既經起意糾毆又復當場喝令則喝令之人應以主使論今劉萬祿起意糾毆劉老屋洩忿因其不服將鞋襪拉脫復令李虎山等毆打是劉萬祿實係當場喝令及至劉老屋求饒劉萬祿始令歇手均係聽從劉萬祿主使情節尤爲顯然劉萬祿雖屬殘廢而李虎山陳四海係

首犯有威可畏
從犯不得不從

伊店內住宿之人王際柱又係雇工均屬倚伊居住是有不得不從之勢該侍郎將劉萬祿依主使之人為首律擬絞洵屬妥協似可照覆該司以劉萬祿並未毆打該將在逃下手之李虎山擬抵而將主使毆打之劉萬祿照原謀擬流揆之情法未為平允應請勿庸議駁　乾隆六十年說帖

奉天司　核看牛忠主使崔廣大毆死司廷芳一案查此案前據該將軍以牛忠起意糾同崔廣大共毆司廷芳洩忿崔廣大應允牛忠先向司廷芳揪毆被

其摔跌倒地崔廣大即用棍毆傷司廷考左右臁肕
致斃將牛忠等依威力主使律分別擬以絞流者係
原咨內止稱牛忠欲毆司廷考波忿恐力不能敵囑
令崔廣大幫毆等情並未將崔廣大有不得不從之
勢牛忠實有可畏之處詳晰聲明案近同謀共毆是
以 臣 部駁令覆審另擬今既據該將重覆審明確牛
忠係崔廣大地主崔廣大係牛忠地戶不柔聽其指
使牛忠倚仗地主令崔廣大幫毆似屬有威崔廣大
耕種牛忠地畝合家俱在牛忠家門佃作不得不聽其

令人捉縛復自
割其胸筋身死

所使聽從或照威力主使或照共毆人致死辦理等
因查牛忠令崔廣大等毆既係恃地主之威而崔廣
大素聽指使有不得不從之勢前咨未經明晰聲敘
今既審出確情自應仍照威力主使律定擬牛忠合
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為首律擬絞
監候崔廣大應依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 嘉慶十四年說帖
奉尹 趙白士英綑傷宋二身死一案查辦理命案
必須研究起釁致死確情使罪名與律意符合方成

信讞此案白士英本係旗人因行竊犯案銷除旗檔與民人宋二素識宋　族孫宋起家被竊衣飾向宋二訴述宋二聲言代為查找後宋二偕張劍邀同宋起至小營盤令宋起在營外等候宋二與張劍進營赴徐瞎子家邀白士英走至徐瞎子家沽酒邀飲宋二醉後煩白士英等查訪宋起家被竊衣物白士英答復不能宋二隨與爭吵即行混毆白士英將宋二揪扭出街合在徐瞎子家砌牆之張四楞胡鎖柱子張照大將其兩胳膊拿住擰過背後白士英用繩捆

查那大然對廷
學前赴武清縣
對地因所坐車
輒停於麥地踹
傷宋苗被陳廷
位陳廷佐毆傷
相約送縣該司
將陳廷位依威
力制縛人律擬
杖八十陳廷佐
照為從杖七十
查核相符應請
照辦嘉慶十七
年江西司現審
案說帖

綁按倒地上張四楞等隨手走開宋二命其弟指白
士英即拔佩刀剁其左腳跟一下時宋起進係我兄
畏懼逃回係長白文洪跑至譚知欲報宋二阻止央
白文洪轉煩胡帥嚀張四楞胡發裕于張照牛攔至
農神廚發傷宋二致死正兇早斃命該府尹將白士英
依鬪殺擬絞張四楞胡帥嚀胡發裕于張照牛照不
應照杖等因具題　臣等詳核案情白士英本係制止
已死宋二允為宋起查找被竊賊贓若非採有端倪
何以竟至徐瞭子家即硬白士英等查訪白士英不

尤代發因被宋二辱罵將其揪扭出街時張四楞等
係受雇在徐鳴子家砌牆本係無干旁人又未被宋
二索罵何以白士英令伊等幫同揪聯臨時謊供恐
從下手是白士英平日兇橫有過以不得不從之勢
迫白士英已將宋二捆縛按倒復用刀劃其右腳跟
筋斷倚衆捆毆情兇傷重若非該犯因行藉求起衅
衣物被宋二指破起意致死滅口即係商同謀毆洩
忿情節已屬顯然即張四楞等尤既應從揪手擬以
隨同扛擡何獨於白士英動刀之時該犯等均未在

揭明係飾詞狡卸且宋二既邀事主宋起同往查找有何避忌不令一同進堡轉使在外等候宋起於是日嵩殷同至堡外候至下晚不見宋二等出堡始進堡找尋自應宋二被白士英等捆綁割傷並不喊救又不奔告宋二之父輒逃走回家種種俱非情理張創係與宋二同至徐瞎子家當宋二被捆被割時並無一言勸阻及至事發又復逃匿無蹤尤屬可疑且宋二無端被傷自必心懷忿恨方將控訴之不遑何以保長欲行報官宋二轉向阻止央令抬送廟內養

傷並毆有事後賄和及移屍情事承審各官並未根究確情率據各犯串揑之詞遽定爰書不足以昭信讞即使所毆果實白士爽將宋二捆綁後勦傷致斃正與威力制縛人拷打致死之律相符不應依鬭殺定擬即張四楞劫錢搶子張與牛徵同搶奪亦應科以餘人之罪未便僅擬不應重杖阻喝併催北省迅並未相幫捆縛更不應與張四楞等一併同科案情諸多支離罪名懸殊未允協應令研訊實情按律妥擬

嘉慶十七年說帖○此案審無別情遵駁改依威力制縛律分別定擬於十九年通行已成案

威力主使而下手者亦欲毆打

山東司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又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譚同因無服族弟譚法之兄譚有與族人譚芬有公地各半分管譚芬將應得一半賣與譚同管業譚法之弟譚四飲醉心疑譚同謀買地畝往向不依譚同堂姪譚立春與工人蘇二出勸譚四撲毆譚立春等將譚四毆傷而散譚法聞知幫護攜棍趕至譚

同門首辱罵譚同生氣喝令譚立春等將譚法毆打
蘇二郎用木叉毆傷譚法右臂膊譚立春因先與譚
四爭毆餘氣未消亦用棍毆傷譚法左右額角等處
殞命該撫將譚同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擬絞
監候譚立春依下手之人為從律擬流等因具題　臣
等査威力主使毆打致死之案因下手之犯本無欲
毆之心係迫於主使者之嚇逼所致故坐主使者以
為首之罪下手之犯得以從寬末減若下手者本欲
毆打雖迫於當場喝令情實類乎同謀共毆自應

主使毆打下手之人狀嫌傷多且並仍照爲從論奴婢毆家長條孫勾氏案內夏太

將下手者擬抵不得概援主使爲首之律致滋出入今譚立春毆傷譚汰身死雖經譚同喝令惟譚立春供稱因與譚汰之弟譚四爭毆餘氣未消幇毆致斃是譚立春本有欲毆之心而譚同又無嚇逼之狀核與威力主使之律不符自應依同謀共毆律將下手之譚立春擬絞原謀之譚同擬流方足以昭平允乃該撫並未詳核案情輒因譚同有首先喝令之語即科以威力主使爲首擬絞之罪反將下手之譚立春減等擬流實屬輕重倒置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

佃戶父祖威力
制縛拷打致死

另行按律妥擬具題道光十二年說帖

熱河都統　咨家奴色爾丹等毆傷伊主佃戶程文發身死一案查此案色爾丹係喀拉沁公旗屬下家奴經管收租因程文發租種伊主地畝拖欠租糧未完將程文發與至倉上催討程文發以家中乏食不能交租彼此爭吵經伊主派管倉務之阿薩拉圖將其掌毆摔跌倒地程文發混罵色爾丹氣忿主令孫圖圖阿薩拉圖剝去程文發衣褲自用柴枝疊毆其兩腿並喝令應守阿薩拉圖按住等用柴枝疊毆其

砍腿因程文發罵不住口色爾丹又令話固圖與圖
古蘇將其兩手反縛致縛傷左右手腕越日殞命查
已死程文發拖欠租糧因家貧乏食所致並非有意
騙賴不得謂之罪人色爾丹輒令將衣褲剝去先自
用柴枝壘毆復喝令應守等輪毆多傷又反縛其兩
手以致因傷殞命實屬威力制縛律應以主使者為
首下手各犯所毆傷痕並無輕重之分且係色爾丹
首先動手該都統將色爾丹依威力制縛拷打致死
律擬絞應守等照餘人擬杖情罪尚屬相符似可照

因人醉鬧捆縛
咽喉腫痛身死

覆 嘉慶十七年直隸司說帖

福建司 查此案施得芳因欠陳世遵工錢無償陳世遵向施得芳索討向在伊家住歇陳世遵因患夾熱病症向施得芳索錢沽飲醉後吵鬧施得芳拉令出門陳世遵臥地撒潑嫚罵不休施得芳氣忿起意捆縛擡放路旁俟伊酒醒解放送回隨於傍晚往邀堂弟施得添相幫將陳世遵拉在木梯之上用草繩縛住陳世遵擡頭掙扎施得芳復令施得添用布帶套在陳世遵咽喉縛於木梯橫檔擡放路亭解除咽

喉上布帶而回次早施得芳往視陳世遵聲微氣促
將縛繩一併解放旋經陳世遵素識之黃秋秋詢悉
前情送給茶飯陳世遵告以咽喉被縛腫痛不能下
咽黃秋秋亦即走回越二日施得芳復往探視陳世
遵業已殞命職等詳核情節施得芳如果有致死陳
世遵之心當搖回路亭時自不肯將陳世遵咽喉上
所縛布帶先行解除即謂此等情節不難事後裝點
而咽喉係柔脆要害處所最易戕生果係有心欲殺
即應立時致斃今陳世遵延至次日尚能向素識之

黃秋秋告知情由不特見證可憑并有生供作據其爲並非誤故偽屬可信該省將施得沙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分別酌擬定擬似可照覆

嘉慶十六年說帖

捆毆解散之後踢傷致命身死

東撫　題王召子糾邀王三等共毆邢毛子身死一案此案王召子因伊表好之子二被邢毛子毆傷欲爲子二邀毆洩忿邀允黃二張二曹思明王三等幫毆王召子將邢毛子揪住綁縛樹上用樹枝毆傷其左肩甲並令曹思明亦毆傷其左右膝肕等處王召

父先將人捆縛往我地保送究被捆之人尋遇其子將其毆死是其父雖有制縛之情並無拷打之事其子雖經毆打並非制縛之人仍按鬬毆問擬由東王三案載保辜限期條

下手之犯監禁首犯未便滅等

子毆傷其左右腰眼等處經人勸阻解放因邵毛子罵不絕口王召子復用腳踢傷其腎囊越日殞命查王召子等將邵毛子捆縛樹上毆打所毆各傷均屬輕淺不至於死迨解放後復因被罵王召子踢傷其腎囊斃命是致命之傷係在於解放綑縛之後自未便依威力制縛毆打致死律定擬該省將王召子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重傷律擬絞監候與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東撫　題陳為念主使伊子陳小根毆死族人陳顯

更一案將陳爲念依威力主使毆打人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律擬絞監候並聲明下手爲從之陳小根在監病故雖與共毆例內有未符第原謀係問擬流罪之犯今陳小根係毆有致命重傷亦罪應擬流監斃在獄情節相同且卽係陳爲念之子似可將應擬絞抵之陳爲念比例量予減等聽候部議等語查同謀共毆之案以下手傷重者擬抵原謀如無致死重傷例止擬流威力主使之案以下手傷重者擬流主使之人即不動手例應擬抵誠以主使之人與原謀

雖同係首禍而威力主使其助毆之人有不得不從之勢較之原謀更重是以原謀案內下手應絞人犯遇有原謀及助毆傷重之人監斃在獄例得減等擬流威力主使案內聽從下手之犯雖在監病故例無減等之文檢查歷年辦過成案從犯雖監斃在獄而主使之首犯仍按本律科斷係例各有攸歸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陳爲念主使伊子陳小根等毆傷陳顯更身死下手之陳小根雖監斃在獄而案係威力主使未便引共毆之例曲爲寬減致滋輕縱所有該撫

此例聲請減等之處應毋庸議嘉慶十年說帖

盛京刑部　題關添良等毆踢張乞丐綁吊仰放後因傷身死一案查律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例載共毆人案內應擬絞抵人犯遇有原謀及共毆餘人內毆有致死重傷之人監斃在獄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各等語例文所載係專指同謀共毆者而言至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內並無餘人監斃首犯亦得減等明文此案關添良充當鄉約因張乞丐向伊族弟關得貴索飯吵罵關

將人拉至家內閉禁擬杖加枷案載越訴條斷有林頁文

得貴令伊前往曾御張乞丐不服彭犯等擊張乞丐頭顱並令鄖成關吟將其攙走張乞丐痛罵在旁之關金鬭自旋各用腳踢其臂腿等處張乞丐嚷罵不休關添頁隨令關吟取繩自將張乞丐兩胳膊反綁並令關吟幫同捆縛兩手復繩繫其腰間懸吊樹上致張乞丐肚腹被繫受傷身死核其情節實為威力制縛因而致死自應將關添頁按律擬絞監候今該侍郎以聽從捆吊之關吟在押病故將關添頁按照共毆案內餘人監斃下手應絞之人減等例於威力

挾嫌捉人關鎖
勒索拒傷差役

制縛人因而致死絞罪上聲請減等擬流是以威力制縛之案而引同謀共毆之例曲爲開脫實屬牽混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侍郎另行按律妥擬

嘉慶十七年奉天司說帖

安撫　奏陳天秩京控韋堯文霸地案內之陳鳳竹因挾韋堯文訟嫌拉捉韋位賢至家關鎖勒寫錢票且於差役往拿時膽敢糾人拒捕捆縛傷差將陳鳳竹比照無籍之徒綁縛平民詐騙財物例枷號一個月發烟瘴充軍　嘉慶二十一年案

父子揉瞎人眼睛抽風身死

廣東司　查例載兇徒因事忿爭剜瞎人眼睛者發近邊充軍又鬭殺之案如傷重而非致命之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改流其致命重傷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損骨斷即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仍依律擬以絞抵各等語茲西城察院移送于六等揉瞎詹泳貴兩目越十七日因風身死一案訊因于六有女妞兒許與楊大爲妻尚未過門于六知情縱容妞兒與人通姦被詹泳貴看破向楊大告知致楊大鬧而退婚于六查知氣忿起意揉瞎詹泳貴兩眼令

其成廢主使伊子于二於七月初六日晚捆縛詹泳
貴手足將其兩眼珠挖瞎于六復邀令鄰人馬大等
說合許給詹泳貴養贍不令控告馬大等投其兄橫
聽囑說和經西城訪獲送部詎詹泳貴於是月二十
四日因傷處受風潰爛身死查眼珠係虛怯處所受
傷潰爛與內損無異向來此等保辜均比照破骨傷
限期其十日外因風身死似應即照骨損骨折之傷
仍擬絞抵若謂兩眼潰爛與骨損骨斷不同止應以
重傷科斷則傷非致命部位該犯例得減等擬流從

並照兇徒刺瞎人眼睛本例擬軍該犯兩目俱瞎例得收贖是詹添貴僅成篤疾該犯尚應擬軍斷產養贍而詹添貴因傷受風身死該犯仍止擬軍收贖不惟罪無所加並可不斷給財產轉較毆至篤疾並未身死為輕殊不足以示懲創且詹添貴因風身死究因兩眼染傷所致若使行兇之徒得因篤疾收贖亦難免死者含冤於地下揆情酌理或仍將該犯擬抵抑或問擬軍非實行發配之處例無明文檢查並無恰對成案罪關生死出入不厭詳慎應呈

威力主使正限外逾抽風身死應否按例限減刑之案須參看保辜限期係

堂交館酌核等因職等查眼睛雖非致命部位實屬虛怯處所若致傷眼珠潰爛無存或致脫落則週圍筋絡必已爛斷傷至筋斷例應照破骨傷保辜自應照傷至骨損即在十日外因風身死不在減等之例仍子絞抵應令該司查明該屍眼珠會否潰爛脫落分別辦理 道光七年說帖 ○寄結案錄後

查律載威力制縛人將打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例載關毆之案雖非致命傷至骨損骨斷即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仍依律擬以絞抵又瞎人兩目杖一百

流三千里又主使人毆打下手之人減一等各等語
此案回民于六雙目俱瞽先曾行竊并開設賭窩犯
案擬罪收贖嗣開被局生理邀詹泳貴幫夥該犯因
女姐兒夫故將其接回改許與楊大爲妻尚未迎娶
詎姐兒與張入通姦產下私孩于六查知慮及醜聲
外揚遂而容隱後被詹泳貴知覺向楊大述知楊大
即我往退婚于六詢悉情由心懷忿恨與伊子于二
商量欲尋事將詹泳貴毆打嗣詹泳貴飲醉又以姐
見姦事向于六出言挾制于六隨起意採瞎其兩眼

使其不能見人卽令于二按住詹泳貴上身于六摸取麻繩捆住詹泳貴兩手令于二捆縛詹泳貴兩脚于六摸取抹膩用剩石灰塡入詹泳貴兩眼用力揉擦詹泳貴喊嚷于六歇手後問明于二詹泳貴右眼已經揉瞎左眼尚露一縫于六就令于二揉瞎其左眼始將縛繩解放于六慮恐詹泳貴告官卽應許供給養贍詹泳貴情願和息經于六寫立字據邀鄒六等作保畫押鄒六等畏其強横勉強允從旋經西城訪知將于六等拿送鄒六等卽赴官投首當將詹泳

共毆成篤身死
從犯傷輕擬徒

貴取保養傷旋因兩眼受風眼珠潰爛流血逾十八日身死查原驗詹詠貴右眼已乾左眼微有膿水是眼珠已潰爛無存週圍筋絡已斷即與傷致骨損無異雖於十日後因風身死仍應按律擬抵該犯于二幫探左眼較于六所探右眼傷痕稍輕且係威力主使應以于六當其重罪于六合依威力制縛人拷打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于二於伊父探瞎詹詠貴右眼後復聽從探瞎其左眼以致雙目俱瞽應以瞎人兩目論雖係一家共犯惟侵損於人仍應照凡人首

從科罪于二合依主使人毆打致傷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於瘖人兩目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于姐兒張八依縱容通姦律各杖九十鄒六等隨同作保本有不合惟已投首到官律得免罪七年十二月題結

刑案匯覽卷三十八終